

庫文般一

察考的題問蒙外

著 羣 逸 惲



行發 店書般一海上

庫文般一

編主冬豫盧

44

外蒙問題的考察

• 第四輯 •

惲逸羣著

行發店書般一海上

盧豫冬主編

一般文庫

44

第四輯

外蒙問題的考察

每冊實價一角二分

著作者 惲逸羣

發行者 一般書店

總店 上海

駐粵發行所

廣州教育路
銘賢坊三號

印刷者 一般印刷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再版

版權所有

外蒙問題的考察

代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日本侵略外蒙的經過

第三章 外蒙人民革命黨的組成

第四章 蒙古人民共和國

第五章 蒙「滿」邊境糾紛之意義

第六章 外蒙的經濟現狀

一

五

九

一五

一九

二六

三一

第七章 外蒙的產業建設……………三八

第八章 蒙古的政治現狀及社會改革……………四五

第九章 外蒙不可侮的力量……………四九

代序

——外蒙古取消獨立問題

外蒙古取消獨立問題，的確是民族抗戰爆發後應該迫切促其實現的一件大事。但是不幸得很，到今天還有人把這個問題記在蘇聯的賬上，希望蘇聯對此有何行動，實在不能不使人驚訝日本帝國主義宣傳魔力之大，和幾年來漢奸理論抬頭後影響之深！

要認清楚外蒙古在今天的地位，和外蒙與蘇聯的關係，必須先明白中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的真正內容。孫中山先生固然曾經說過：「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應負起救國責任」的話。但決不能如反動者的曲解、誣蔑以爲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是大漢族主義，是漢族的帝國主義。孫中山先生所

親自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明白而具體地規定着民族主義的意義，即「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反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之後，要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在今天中華民國的立國的最高原則是三民主義，論政的對於國內民族問題似乎不應忽略「國內各民族的自決權」和「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是各民族自由聯合的」的基點。對外蒙問題如此，對其他邊疆問題也應該如此。

幾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宣傳，總是把外蒙和偽滿相提並論，這樣一來自然是蘇聯「侵略」外蒙在前；日本侵略東四省在後，蘇聯是「始作俑者」，日本是「尤而効之」，中國應該和日本締結「反共」協定把華北和西北各省都送給敵人，以表反蘇的誠意了。雖大多數中國的人民是認識得

很清楚的，漢滿兩族在文化上、在生活上的，已經完全一致，東四省和關內毫無分別，和蒙、藏、纏、回、苗、夷等族保持特殊文化的情形完全不同。但對外蒙情形則相當隔膜，到今天雖然沒有人敢公然提出和日本締結反蘇協定，而因為中毒已深，不知不覺間把外蒙當作蘇聯附庸，公然認定外蒙爲蘇聯附庸的，的確大有人在。

不錯，外蒙古是駐過紅軍的，這是在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白俄、蒙藉漢奸盤踞外蒙，對蘇聯作戰之後，蘇聯紅軍將撤退的時候，孫中山先生曾以「紅軍一撤，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即將侵入」爲理由，通知蘇聯暫緩撤兵。我們如其忽略了民族主義的「反帝」及「國內民族自決」的真義，把外蒙和偽滿作等量齊觀，則孫中山先生與袁世凱也不容易分別了！

總之，外蒙古之取消獨立與否，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央政府當局

可以根據民族主義的原則與外蒙當局具體商協解決，劃分中央與外蒙自治政府的職權，規定中央與自治政府的關係。中蘇邦交的增進，僅使外蒙取消獨立問題增加許多便利，而決不能依賴蘇聯代我們解決。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蘇聯固然一再聲明解釋過，即外蒙獨立政府也沒有否認過。蘇聯和外蒙固有互助協定的締結，但締約的目的純爲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不是外蒙受蘇聯的保護。

在民族抗戰的過程中，蘇聯是我們的唇齒之邦，是我們的最可靠的友軍，我們希望中蘇邦交不久可有更大增進；蘇聯對我們的幫助是多方面的，不僅可能，而且有必要；但是對外蒙問題並不期望蘇聯作何較大的効力，因爲我們自己儘有能力解決一切。

第一章 緒論

遠在十九世紀的末葉，日本已經草定了一個侵入蒙古的計劃。到了一九〇四——〇五年，日本與帝俄的戰爭，主要的原因雖然爲了爭奪滿州的權益，但是爭奪蒙古草原上的豐富資源，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要證實日本掠奪蒙古，特別是在戰略上佔有優越地位的外蒙古，可從田中義一的奏章中找到這樣的警語：「爲着要囊括中國，我們得先去掠奪滿洲和外蒙」。荒木前陸相在其「日本的使命爲創一新紀元」的著作中，也這樣露骨的說過：「外蒙直接與日本勢力區域接壤，外蒙應爲我東亞之外蒙，（正確地說是日本之外蒙）無論任誰敵人之與『帝國意念』的發展處於相對地位者，務必使之覆

滅。」就是在吉村的「肢解中國」的綱領中，也列有「組織滿洲之獨立政府而後，我人目前唯一重要的工作，即爲建立一外蒙獨立政府，此後日本進一步之工作，需着重於領導蒙古、新疆、西藏與印度之獨立。

從上面所引的日本侵略者的自白，並從日本節節進逼外蒙的事實看來，整個的外蒙問題，就等於日本掠奪外蒙的問題。我們要研究外蒙問題，也只有從日本掠奪外蒙的計劃與行動入手，才能得到一個明確的輪廓和正確的結論。

日本侵略外蒙的進行，在前雖曾遭受數度的阻撓，但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後，日本事實上佔領了我國的東四省，嗣後又盤據冀東察北，使外蒙受了更大的威脅，這時候外蒙問題已成爲一個舉世矚目的問題。去年蘆溝橋事件，日本藉故侵入晉、綏逼近外蒙邊境，於是外蒙的安全問題，也成爲

大家關心的了。因為我國領有外蒙人民共和國的主權之故，外蒙應否出兵幫助中國打退法西斯日寇的事，曾經一度成為國內輿論界的討論題材。有些不明瞭外蒙與蘇聯的關係，和日寇掠奪外蒙的種種事實的人們，便不免放鬆了日本在外蒙問題上的重要性，而偏責蘇聯損害中國在外蒙的主權，甚且有人造謠蘇聯制止外蒙出兵幫助中國。關於這一點，我們在這裏可先引用美國「The New Republic」雜誌中 Leinand Ludwin 的話：「我認為當日本和外蒙軍隊發生衝突的時候，或不免會就此喪掉牠的生命。今日的外蒙，實具備着最有效果、最優秀的軍力。她和蘇聯雖十分親密，但決不是一個傀儡國。她對於中國很親密，特別在蔣介石和共產黨重行合作之後。不過這裏有一個比她對其邊境鄰國關係尤重要的問題，……外蒙古不久就得為她自己的生存而一戰」。接着又說：「無疑地這巨大的戰爭組織並不單單是防衛蒙古本身。

我們曉得沒有蘇聯的幫助，這樣一支軍隊是無法建立成功的。我們認為蘇聯除了以外蒙爲蘇聯國境的緩衝國外，另有其他的計劃在，（當然是指外蒙可以聯合蘇聯與中國共同抵抗日本的計劃）外蒙的非常性的合法地位，一直沒有更動過。自一九一五年的三國條約以來，外蒙就一直在中國主權下的一個自治國。因此按照國際法，他仍舊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因此，他就能出兵支持中國的抵抗日本。到今日爲止，外蒙尙是一個政府的實驗根據地。……但蒙古軍隊的成爲東方戰爭的進點只是時間問題吧了」。

第二章 日本侵略外蒙的經過

我國與外蒙發生關係，前後雖然已歷幾個世紀，但是從來就不曾有顯著的努力移民到這一塊以遊牧爲生的蒙古草原。到了一八七〇年及該年之後，腐敗的滿清曾經移殖過少數漢族人民到外蒙北部接近西伯利亞邊境的地方，以防止帝俄的東進政策，但是這幾次的移民，也沒有得到什麼顯著的成績。不僅沒有顯著的成績，且因爲滿清政府對蒙古民族的歧視，用毒辣的喇嘛政策企圖消滅蒙古民族的人口，引起有民族覺悟的少數蒙古人民的不滿，而種下了蒙古民族對中國的離心力的根源。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自然更招致野心勃勃的日本與帝俄覬覦外蒙的決心。爲了日俄在滿蒙的爭奪權益，遂發生了

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

日俄戰爭的結果，無能的帝俄終於爲日本所打敗，因之帝俄在外蒙的侵略，乃第一次受到挫折；嗣後又發生了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帝俄不但沒有繼續作侵略外蒙的迷夢，且其本身也爲俄國的工農大衆所壓倒。這一時期之中，侵略外蒙最積極的要算是日本。

在一九〇七年一月，日俄曾爲分割蒙古而訂立一個祕密的條約。條約中，日本承認帝俄在外蒙有「特殊利益」，日本則專注力其對內蒙的關係。在這之前，即一九〇六年，日本政府已經鼓勵在內蒙創辦由日本教師所主持的非宗教學校。日本的女教師三坂就是一個文化侵入的真正開拓者，她在內蒙王公貢桑的勢力範圍內主持一個學校。日本政府也仿照帝俄政府的辦法，煽動蒙古民族反對中國的移民。在世界大戰的期間中，這兩個敵國——日本

與帝俄——雖暫時聯合，彼此保持並確定各自的陣地。但是自一九一八年以後，日本就曾幾次想奪取帝俄在蒙古的較爲優越的地位。恰巧這時候帝俄的殘酷的專制政權已被推翻，俄國革命政府正在建立的當中，日本乃無故出兵西伯利亞，企圖非法干涉俄國爲建立自由幸福的新國家的革命羣衆，並乘機侵入北滿與外蒙。張忠絨在外蒙取消自治之交涉一文中，敘述當時的情形如下：

「日本自一九一八年後即已出兵西伯利亞，其出兵之目的，在擴展其大陸政策，將日本之勢力伸入北滿與外蒙，佔據西伯利亞之大部，並掌握或指揮中國之陸海軍權。……至於外蒙問題，日本之計劃實欲籠括海拉爾及外蒙全部，是以日本乘俄國內亂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之機會，力助俄舊黨謝米諾夫及布里雅特人；並助謝米諾夫及布里雅特人煽誘外蒙，鼓動外蒙獨立。謝米

諾夫及布里雅特人之煽惑，因外蒙拒絕接受，致遭失敗，謝米諾夫及布里雅特人乃藉口於中國已違犯中俄蒙協約進兵外蒙，於一九一九年九月抄揚言將由恰克圖進攻庫倫。時我國在外蒙軍隊已有增加，俄國共產黨軍隊又復逼近恰克圖境界，謝米諾夫黨人無力抵抗，乃東向退逃。中國都護使充庫倫辦事大員陳毅見有機可乘，乃於一九一九年出兵逐漸收復烏梁海地方，科布多所屬蒙旗亦於是年先後歸順」。

當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三日，我國的北京政府已特派徐樹錚爲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總司令，以管理西北邊防事宜，並以增調軍隊駐在庫倫。到了爲日本所豢養的謝米諾夫及雅布里特東向退逃之後，外蒙有自請撤銷自治之議，乃於一九一九年十月抄馳赴庫倫。但是事實上自請撤銷自治者，只是代表外蒙少數貴族與特殊階級的王公與活佛，那時候大多數的蒙古人民還是在